

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經考釋序

陳寅恪

治吾國語言之學，必研究與吾國語言同系之他種語言，以資比較解釋，此不易之道也。西夏語爲支那語同系語言之一。吾國人治其學者絕少。卽有之，亦不過以往日讀金石刻詞之例，推測其文字而已。尙未有用今日比較語言學之方法，於其同系語言中，考辨其音韻同異，探討其源流變遷，與吾國語言互相印證發明者。有之，以寅恪所知，吾國人中蓋自王君靜如始。然則卽此一卷佛母孔雀明王經之考釋，雖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補訂者，要已足開風氣之先，而示國人以治國語之正軌，洵可稱近日吾國學術界之重要著述矣。寅恪於西夏語文未能通解，不敢妄有所論列。然有欲質疑而承教者二事：此經題「𑖀𑖂𑖇𑖆」二字當中文「種咒」二字。卽藏文「rig sñags」之對譯。考「rig」乃梵文「Vidyā」之譯語。實當中文之「明」字。而藏文「種類」之「種」字爲「rigs」與爲「明」字之「rig」形音俱極近似。且「rig sñags」一名詞中「rig」之後卽聯接「sñags」字首之「s」。或者夏人初譯此名詞時，誤以「rig」爲「rigs」。遂不譯爲「明」而譯爲「種」歟？其實佛典原文中「種類」之「種」與「種子」之「種」爲語各異。而漢譯則同一「種」字。「𑖀𑖂」字本「種子」之「種」與「種類」之種作「𑖀𑖂」者不同。豈西夏語亦同中土之例，此二「種」字可以通用，而「種咒」成一名詞，與中文之「種智」等同屬一類之語詞綴合歟？抑夏人卽用「種子」之本義，而聯「種咒」爲一名詞，意爲「原本咒語」歟？就吾人今日所見西夏文字佛教經典而論。其譯自中文者多。而譯自藏文者少。但西夏與吐蕃，言語民族旣屬大同，土壤教俗復相接近，疑其翻譯藏文佛經而爲西夏語，尙在譯漢爲夏之前。此類譯名若果歧誤，後來自必知之。特以襲用已久，不煩更易，荀卿所謂「約定俗成」者也。此例在藏文所譯梵文佛典中，往往遇之，殆不似唐代玄奘譯經，悉改新名，而以六朝舊譯爲譌誤之比歟？此其一。又今日所見西

夏文字之石刻及經典，其鑄造雕印多在元代，實西夏已滅之後。據此可知西夏之國雖亡，而通解其文字者猶衆。獨至何時其文字始無人能讀，殊不易考知。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藏藏文甘珠爾，據稱爲明萬曆時寫本。寅恪見其上偶有西夏文字。又與此佛母孔雀明王經及其他西夏文字佛典同發見者，有中文銷釋真空寶卷寫本一卷。據胡君適跋文，考定爲明萬曆以後之作。又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黃氏千頃齋藏書記云「慶陽李司寇家有西夏實錄其子孔度屢見許而不可得」，以慶陽地望準之，李氏仍藏有西夏實錄之原本或譯本，自爲可能之事。以錢氏所述言之。亦與明萬曆時代相近。故綜此三事觀之，則明神宗之世，西夏文字書籍，其遺存於西北者，當不甚少。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之人歟？此其二。寅恪承王君之命，爲其書序。謹拈出此二重西夏文字學公案，敢請國內外治此學之專家試一參究。以爲何如？